

## ■ 图片故事



# 卡斯特罗曾登上“二七制造”内燃机车

□ 杨忠华 刘清纯 张继云 文/图

11月25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90岁。

在对卡斯特罗的逝世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不禁想起他与中车二七机车公司的那一段历史——他曾亲自登上“二七制造”内燃机车。

那是2006年1月14日。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车二七机车公司出口古巴的12台内燃机车终于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当地时间2006年1月14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来到哈瓦那火车站，迎接并视察了12台“二七制造”的内燃机车。

卡斯特罗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一台崭新的机车，摸了摸一尘不染的座椅，然后微笑着坐下。“很舒服，真的很舒服”，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也来试一试。”于是陪同视察的官员也坐了下来。身边一位官员还对铁路系统

的工作人员说：“感觉真不错。这么新、这么好的车，一定要好好爱惜，洗手间要弄干净，要有卫生纸。”原来，古巴火车的卫生间里通常是不准备手纸的，常常会出现尴尬局面，也让车厢里气味不太好闻。

视察完毕后，卡斯特罗满意地离开了车站，临走时他预祝新火车顺利运输旅客和货物。

古巴是拉美铁路系统最健全的国家之一，但由于经济发展缓慢，铁路交通存在很多问题。以古巴首都哈瓦那到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之间为例，这里的机车有不少是2001年从法国进口的二手车（俗称“法国火车”）或从加拿大进口的二手车，座位已非常破旧，但这已经是古巴最好的机车了。另外一些墨西哥淘汰掉的火车就更不舒服了，里面没有卧铺，座位上的人造革都快掉光了。中国机车的到来，大大提升

古巴铁路服务的质量。

对中国来说，这批内燃机车是中国出口到古巴乃至拉丁美洲的首批轨道交通装备，而且此前没有其他亚洲国家向古巴出口新机车。

“二七制造”铁路机车到达古巴后，逐渐替代了旧型机车，担当了古巴干线运输的主型机车，开创了

中国机车出口并担当一个国家的主型干线牵引机车的先例。机车承担了客货运输任务后，使机车的正点率大大提高，解决了古巴人民出行难的问题的同时也增强了古巴人民对中国的感激之情。见到二七的售后人员后都会喜笑颜开、夸赞中国机车。货运能力的提高也大大改善了古巴城市间的物资输送，古巴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升。鉴于机车的优良表现，2008年初，古巴交通部又与中车二七机车公司签订了100台的机车出口合同。

## ■ 工友情怀

# 六班的兄弟

□ 王士全 文/图

曾经风华少年，而今双鬓已霜染，心里装满了沉甸甸的回忆。偶然的翻看老照片，拾起了一段对六班兄弟情深至今的记忆。

哪年的春节记不大清了，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春节假期7天，7天全是我值班。那时“国营”粮库节假日值班可不是人到单位打壶水、喝喝茶、看看报、聊聊天那么悠闲，尤其春节。国家的一个调拨令，东北的冻玉米一列一列地进关，一列火车玉米“捅”进粮库，值班的业务员您就“哭”吧！

那时北京各大粮库的装卸工大都招用河北兴隆的，兴隆大山里的小伙子大多“车轴子”汉，能干。但春节可就抓瞎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汉子们都“嗷嗷”叫地要回家过春节，你给多少加班费人家都不干，那边成列的玉米专列等着卸车，这边三四个班留守卸车的装卸工，一个班定额一天卸俩车，满打满算四个班一天卸八个车，可专列少着也得三四十节车啊。

那年大年二十九，车站电话通知夜里进四十节车。晚上，孤灯邪影下的我就盘算开了这四节玉米怎么两天拿下，货位安排、机械搭配，关键是哪个班给我“冲锋陷阵”。这词儿绝不夸大，当业务员的手下没一两个关键时刻给你冲上去的班，没一两个干活儿“不怂”给你关键时刻卖把子力气的好班长，这业务员你就干不长。

胸有成竹，亏的我把六班“按”了下来。有六班这帮“兔崽子”在，有六班这帮“兔崽子”在。

晚上食堂全是“硬菜”，明天就大年三十儿了啊，我特意多买了俩“硬菜”，端着菜盆儿直奔六班。一进门，这帮“兔崽子”围着满桌子菜、酒已经“哥儿俩好啊！五魁首”地脖子爆着青筋地喝上了。

“哟呵！王头儿来了嘿！”“兔崽子”们全都起立。“王头儿来准没好事儿，是不是过节不消停？”“怎么着？我是丧门星？”三言两语，酒酣耳热之际，话题自然回到明天来一列玉米专列上来。我端着酒盅冲着班长蔡凤申说：“小蔡，这大过节的车



站不让咱消停，你看……”话还没掉地上，小蔡“蹭”地站起来：“不就四十节玉米嘛？王头儿，给话儿。”那个时候，跟“糙人”“混”，就得一样“糙”地把他们当兄弟，当哥们，不捏着，你就还真得有点江湖义气。

第二天早晨，四个班长老早来领活儿，四双眼睛盯着我，看我怎么“派活”。卸车距离远近不同，用机械数量不同。库房卸车与站台卸车不同，我先捡好卸车的站台货位给了相对“弱”的班，最后把“难啃”的骨头给了六班。众人无话，拿着“活条”走人。

六班的“活儿”难啃，我换上行头，搭上垫肩跟六班一块上了现场。小蔡带着仨兄弟先卸一节最难卸的，我领着仨哥儿们也先易后难挑了一节。装卸工件给钱，不用动员，上车就真跟打仗冲锋一样“嗷嗷”叫，装卸工的脸面就是“不怂”、不认“怂”。那天，我给了六班六个车，平常的3倍。六班分两个组，一组3节，至今清晰地记着卸第三节，已经扛了近120吨的小蔡和立国，趁着车上的撬车换车门的空儿，居然躺在垛上睡着了。

当见这哥儿俩睡眼惺忪、摇摇晃晃起身、晃脑袋醒神儿的动作，由不得胸腔一股子暖流，眼睛湿润开来。过年了，好不容易过个年，家里的一家老小都盼着“顶梁柱”回家团圆，可这帮可爱的兄弟，数九寒天的……我欠他们的！

天早已经黑了，空中炸响着爆竹，正是家家都在吃团圆饺子的时刻。我告诉食堂，多晚也得留着人，我们要吃现煮的饺子！

## ■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 父亲的长征

□ 冉玉萍 文/图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格外怀念父亲。唐山大地震那年，正在住院的父亲在露天帐篷里受了风寒，他那爬雪山过草地的坚强体格，最终未能抵御病魔的侵袭而离世，时年69岁。

父亲是四川宣汉人。1933年，25岁的父亲和弟弟一起投身革命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及红军强渡大渡河等艰难困苦都给父亲留下难忘经历。父亲最难过的是：过草地时有的战友不幸深陷泥潭，大家都想伸手相助，无奈草地如同海绵，人踩到上面使不上劲，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在无边无垠的草地里越陷越深，直到湮没头顶壮烈牺牲的情景；亲弟弟最终也倒在了那吃人的草地里；连父亲也差点没走出来。父亲过草地时患上了疟疾，发高烧打摆子，身上忽冷忽热，浑身无力。父亲的班长在那种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把自己仅有的口粮炒面掏出来。那时候有干粮就有走出草地的一线希望，但班长毅然用自己的炒面一点一点地喂给了患重病的父亲，使父亲慢



慢地恢复了体力，最终在班长等战友的搀扶下一步步艰难地走出了草地。父亲在世时提起这位班长来总是心怀感激。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多方打听班长的下落，却始终杳无音信。为此父亲总是在怀念中喃喃自语的念叨，班长在哪里？怎么就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父亲在红军队伍中打仗很勇敢，多次冒着枪林弹雨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眼下方边缘，差一点就打进眼睛，当时他满脸鲜血直流，自己却全然不知，依然咬着牙关朝着敌人扫射。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这颗子弹因靠近眼部而没能取出来。解放后，他到医院又进行了系统

检查，显示子弹已长在大脑深处不好开刀。记得父亲当时还和医生开玩笑地说，看来这颗子弹不打算走了，是想打算一直陪我一辈子了。父亲伤愈之后右脸颊留有一个深坑，两只眼睛不对称。这颗子弹带着战争的回忆，陪伴父亲走完了一生。

父亲在生活上要求很严格，对家人的要求几乎是苛刻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从不让家人随便讲述家庭身份，更不让我们以高干子女为荣，要艰苦朴素，以普通老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曾在邮电部系统工作，记得刚分配时大家在一起相互聊天。有人说：咱们这些人里有一个是红军的孩子，你们知道是谁吗？大家纷纷猜测，我却一声没吭。我的同学或是同事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情况。

父亲在别人眼里是光辉的形象。在我的眼里，老红军的父亲和别人家的父亲没有两样。父亲的手很巧，在我小时候曾经给我梳过小辫，把两根翘翘的小辫系上小红花后，父亲高兴的脸上皱纹都舒开了。

前些年我回四川老家，满大街的川腔川调，让我在家乡的村旁小道上走起来是那样的亲切踏实。我特意买了一双家乡的草鞋，看到这双草鞋，我脑海里仿佛又浮现了父亲在家编织草鞋的情景……

##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